

多士弟十九　周書十

善化皮錫瑞

多士　史記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魯世家曰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孫星衍說是此篇作於周公被譖奔楚成王迎歸之後蒙恬傳亦與魯世家同所謂賊臣卽奄君也故經文有云昔朕來自奄乃奄君亦無據來自奄乃周公追述伐奄之事孫說非是謂賊臣卽奄君之事孫說非是論衡載金縢有二說古文家說周公奔楚與史記同而史公以奔楚在致政後又與論衡說異蓋皆古文異說俞正燮據左氏傳魯襄公適楚夢周公祖而行以證周公有奔楚之事甚塙然左氏傳亦古文說也周本紀所云與魯世家不同乃今文家說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今文洛作雒○正義引鄭注云成王元年三月周

口12
3777
v.5

<99-219>

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王之眾士以撫安之錫瑞謹案據魯世家云周公奔楚迎歸之後乃作多士則惟三月不得在成王元年周本紀用今文說云成王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正在召誥洛誥之後當爲成王卽政元年之事鄭注用今文說其義是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異義今尚書歐陽說天白虎通四時篇同說文曰旻秋天也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所引虞書蓋卽尚書大傳之說釋名釋天曰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是今文說訓旻爲閔馬注云秋爲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馬亦用今文義惟李巡注爾雅云秋萬物成就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其說不同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馬鄭王皆作翼或今文亦同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

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今文逸作佚○論衡自然篇曰天地無爲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又語增篇曰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下同自然篇文江聲說上帝天也引佚謂引進遺佚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此周公述所聞之語也有夏謂桀也不適言不進賢也大傳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愆三不適謂之恆佚則引佚之則也則讀如五命賜則之則謂規矩也錫瑞謹案伸任以上帝爲古帝引佚爲任賢使能蓋今文家說據此則今文說於經文帝字不必皆詁爲天上云惟天不畀惟帝不畀兩文並列帝與天當有別或帝當爲古帝也江引大傳以不適爲不貢士似與伸任以引佚爲進賢能義合以上帝爲天與伸任所引今文說不合

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釋文云馬以時字絕句佚又作佾馬本作屑云屑過也案今文不可攷論衡今文義以上帝引佚爲舜禹進賢能則有夏不適佚當言夏桀不能進賢故此言

天命成湯革夏用
俊民以治四方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恪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

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史記魯世家多士稱曰自湯至於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案帝乙今文說以爲祖乙見酒誥篇詩文王鄭箋云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亡也以帝乙爲紂父與今文說異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

罔顧于天顯民祇 ○今文泆作佚○史記曰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集解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案此當以天顯民祇相對爲義史公云及明非一事馬以民屬天顯爲義非是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

喪罔非有辭于罰 史記曰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段玉裁說其民皆可誅卽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也周多士三字譌賸史記此節當移乃作多士作毋逸之下錫瑞謹案史公於周多士下云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戒成王以毋佚篇之文并入多士篇上增周多士句則周多士言周朝多士不屬商王士說疑史公所據今文尚書與古文本不同周多士上又有其民皆可誅句古文尚書無之疑今文尚書有之文選七命注四子講德論勸進今上賤奏彈王源文諸篇注皆引大傳周人可比屋而封陳壽祺輯本未審爲何篇之句以史記周多士證之疑卽多士篇文周多士卽所謂可比屋而封也上言紂民皆可誅下言周人可比屋而封紂之善惡無常惟上所化論衡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誅卽其義也否則史記周字之下多士之上或有脫文與詩文王有聲正義周禮典命疏無邁篇禮記王制正義明堂位正隱元年正義通典御覽禮書儀禮經傳通解皆引多士篇大傳古者百里之國與天子之堂兩條其說皆與古文尚書多士篇無涉則伏生所傳尚書多士篇當與古文不同史公蓋用其說今文與古文多異未可專據古文以史公爲誤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

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

自乃邑　白虎通京師篇曰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于灉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案此言自乃邑下言天邑商是殷後稱邑之證也王鳴盛說孟子引書臣附于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言新邑洛下文朕作大邑于茲洛對商士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　○今文時惟天命無違作維天命元○石經維天命元朕不敢有下闕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然也王氏鳳喈云无字誤爲元脫違字其說非也漢石經無不作无錫瑞謹案天命元謂天之元命上云厥惟廢元命元命卽命元也蓋今文尚書少無違二字多一元字有疑當讀爲宥言我遷爾非我奉德不康寧維天命元如此故我不敢宥也下云非予罪時維天命正申明此意

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　○今文肆矜作夷憐○班固典引曰革滅天邑蔡邕注曰天子邑也論衡雷虛篇曰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尚書予惟率夷憐爾孫星衍說此今文書說也以夷爲誅者易雜卦傳云明夷誅也憐爲矜者引論語哀憐亦哀矜異文憐矜聲相近段玉裁說夷肆古音同弟十五部憐矜古音同弟十二部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　○今文惟作維王曰下有告爾二字○石經□□罪時維天命王曰告爾多下闕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孫星衍說經言昔朕來自奄者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作多方書疏引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謂編在多士無逸君奭之後也案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亦在多士無

逸之後與上文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不同時誅管叔在攝政時踐奄在七年歸政後蓋史公所用孔安國古文說政有譖公者成王疑之公乃奔楚成王開金縢悟迎周公歸乃作多士毋逸故此篇述昔朕來自奄也管蔡流言時奄君亦與知尚書大傳載其事其時未及誅奄君故蒙恬云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當謂成王踐奄也若大傳則云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則踐奄者周公與書序所云成王征奄也及反政後又有譖公者當即成王歸自奄不合此今文異說不可附合古文且大傳有揜誥在君奭之後百篇之序所無疑揜即奄也王氏應麟以爲即成王征案奄既滅於攝政三年此時又何誥俱不可解宜以史公所序爲是經言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疑即大傳揜誥錫瑞謹案孫說非也伐奄本非一次一是周公踐奄見大傳一是成王踐奄見史記伏生與史公各載其一大傳不及成王踐奄史公不言周公踐奄文不備耳非因一事而訛傳重見也此云昔朕來自奄乃公自言三年踐奄之事周公雖代王言亦可自述已事史記引書序說多士世紀曰王既營都洛邑復居酆鎬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云奄又叛與僞孔義同僞孔傳即王肅與皇甫謐爲之而此條實有據蓋本今文家說知奄實有再叛之事者大傳洛誥篇云三年踐奄與孟子曰三年討其君合成王踐奄無三年知非一事而鄭君誤合爲一故云編篇未聞孫疑大傳云周公踐奄與書序所云成王征奄不合又疑奄既滅於攝政三年此時又何誥皆由偏執鄭義不攷今文家說故必不信僞孔再叛再征之解而解經遂不可通經云昔朕來自奄爲公追述三年踐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爲管蔡商奄詩破斧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是毛公亦謂東征曾踐奄與大傳今文合足見今文並非異說若史公所云讬周公者不知其人爲誰孫乃傅會以爲即奄君又謂降爾四國民命即揜誥說皆無據且大傳明云踐奄謂殺其身孫既引大傳云誅奄君明背大傳之文以曲證其讬公即奄君之說安得反以大傳爲異說乎大傳曰奄君薄姑史記曰遷其君薄姑疑前之奄君名薄姑後之奄君遷於薄姑其地即蒲姑左氏傳所謂蒲姑商奄者人名地名不妨相同鄭君疑薄姑非奄君名江聲疑書序將遷其君于蒲姑于字當爲衍文皆未知其一爲人名一爲地名也周公誅奄君薄姑蓋不滅其國誅君之子不立後之君奄者或亦薄姑之族今見周遷殷士疑懼再叛故成王再踐奄而遷其君多士與將蒲姑篇次相連此時蓋奄已有叛志故公言昔朕來自奄舉前事以警之也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
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
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今文惟作維○石
賓亦維爾下闕賓字今鈔本刻本皆
誤作責顧廣圻據漢隸字原作賓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
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今文洛作雒○石
爾小子乃興從
爾遷王下闕
經上闕有年于茲雒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受業龍鍾泖
袁宗濂校

無逸第二十　周書十一

善化皮錫瑞

無逸○今文作毋佚○史記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
王命告作多士無佚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
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段玉裁說按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
家言作無逸而兼舉多士無今文尚書作毋逸亦今文尚書作勿
作佚漢石經殘碑本篇毋勿于遊田毋兄曰可證史記周本紀作
無佚魯世家作毋逸其字參錯不一以世家作毋爲不誤魯世家
云乃作毋逸掌上文淫佚而言則逸字之本作佚可知也錫瑞謹
案魯世家云周公奔楚與論衡引古文家說相近則周本紀當爲
今文說史公竝列今古文義然文字當依今文作毋佚其或作無
或作逸疑後人改之也漢人引書多作佚惟石經作勿廣雅釋詁
曰勿戲也釋言曰勿豫也與石經合蓋用夏侯說也漢書
梅福傳福上書曰留意亡逸之戒亦三家尚書之異文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今文嗚呼
作於戲無逸

作毋佚穡作嗇乃逸作乃佚○論衡儒增篇云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嗇之艱難乃佚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以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當錫瑞謹案王引之說乃逸二字因下文而衍據論衡所引則今文尚書有乃佚二字王說非也石經於篇末公曰於戲作於戲則此文當同正義引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鄭本作嗚呼據古文其說解當無異張謂勤勞弛謂逸豫也

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今文穡作嗇逸作佚諺作譑否作不○漢石經上闕嗇之艱難乃勑乃憲既誕不則侮厥下闕錫瑞謹案石經今文義當以乃勑二字屬上讀與上文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反正相對成文乃憲既誕四字爲句不卽丕字與下云丕則有愆義同非否字也史記魯世家曰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亾其家爲人子可不愼乎正釋此經之義憲訓法與業義近延卽長久之義故史公以爲業至長久釋乃憲既延以子孫驕奢忘之以亾其家釋丕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今文嗚呼作於戲下接昔在殷王太宗云云昔在殷王中宗據今文說當作其在中宗次於太宗之後說見下史記魯世家曰故昔在殷王中宗疑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殷本紀曰帝大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許君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錫瑞謹案古文尚書說中宗不毀則今文尚書說當爲中宗亦以時毀可知匡稚圭治齊詩異義引作魯說蓋齊魯義同三家詩多與今文尚書合也漢書韋元成傳王舜劉歆議曰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古文尚書卽出於劉歆歆又本於貢禹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今文祗作震享作饗中宗下無之字七十下無有字○史記魯世家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寅作敬故訓字如寅賓寅餞寅皆作敬之例肆作故亦故訓字祗作震則歐陽尚書異文集解馬融曰知民之勞

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段玉裁說祇震異部而音轉最近如咎繇皋祇敬夏本紀作振敝庚震動漢石經作祇柴誓祇復之魯世家作振皆是也○一作天命自亮叹民祇懼段玉裁說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量音同自量猶自度也治昌同在古音第一部馮登府說詩涼彼武王韓作亮爾疋釋詁亮相導也漢諸葛名亮亮之傳已久石經必據今文作亮而書之耳釋詁亮右也天命自亮言天命佑勁也此今文義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今文高宗下無時字舊作久爰作爲○史記曰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高宗下無時字舊作爲爲與爰字形相近今文尚書蓋作爲暨作與則故訓字也集解馬融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元曰爲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殷本紀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續漢祭祀志注引東觀書云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敦煌長史武斑碑云久勞于外與史記合中論曰其在高宗寔舊勞于外蓋古文尚書時字與寔字義同本虛字屬下讀史公所據今文尚書無之鄭君詩譜云後有高宗者舊勞于外亦無時字

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今文作乃有亮卽位○史記曰作其卽位乃有亮闇蓋今文尚書或作有集解鄭元曰楣謂之梁闇謂廬也○一作梁闇○大傳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鄭注尚書毋佚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禮記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鶡鸙之鸙謂廬也其義亦同○一作諒闇○春秋繁露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政事鄭讀諒爲梁用伏生義也鄭又注喪服四制篇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漢書王吉傳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禮記曲禮篇曰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白虎通爵篇曰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卽位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也又四時篇尚書曰諒闇三年公羊文九年傳注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已來二十八月景君碑云諒闇沈思鄭君詩譜亦作諒闇三年公羊文九年○一作諒陰○

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論衡儒增篇曰高宗諒陰三年後漢書魯恭傳曰諒陰三年。一作涼陰。漢書五行志曰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師古曰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段玉裁說諒涼亮梁古四字同音不分平仄也闇陰古二字同音在侵韻不分侵覃也大傳釋梁闇爲居廬鄭注闇讀如鶉鶴之鶴謂廬也其注禮記尚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梁梁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鶴讀如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亮白虎通釋禪於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古同音通用之法可見矣錫瑞謹案同聲通用段說得之而尚書之義則當本作梁闇伏生大傳用其本字其或作諒涼亮或作陰者皆字之叚借也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塊又云既虞翦屏柱楣鄭君云楣謂之梁是梁闇者倚廬而柱楣者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古天子至士喪禮皆同其制漢人舊說皆以梁闇爲居喪惟馬注解爲信默蓋誤認叚借之字爲本字鄭不從馬而從伏最爲卓見僞孔傳與論語孔注皆王肅所爲故皆用信默也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今文無其惟不言句。史記曰三年不言語憲問禮檀弓喪服四制論衡儒增篇引書皆云三年不言無其乃讙無其惟不言句尚書大傳亦無之論惟不言四字是今文尚書本無之以文義論古文尚書亦不當有

惟禮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案書序有高宗之訓高宗之訓也據鄭君說是三年不言在逸書高宗篇並非毋佚篇文蓋毋佚篇云三年不言言乃讙高宗篇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皆不作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也作僞古文者蓋據坊記所引增竄經文以示異於史公鄭君所據之本而不顧其文義複沓難通

言乃雍。今文作言乃讙。說史記作讙今文尚書也記與今文尚書合然則今文不盡非古文不皆是於此可見王肅私定家語亦作讙注云尚書作雍蓋以古文尚書正今文尚書也錫瑞謹案史記集解引鄭元曰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鄭注檀弓同又注坊記云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據此疑鄭所據本亦作讙而鄭詩譜作雍書疏引鄭尚書注云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是古文尚書自作雍字鄭注戴記乃用今文不用古文者以戴記本今文學故從今文解之也集解引鄭注與書疏所引注異集解所引或即檀弓注也今古文多不合若謂古文爲王肅改竄肅何不並家語正文改之乎鄭詩譜云三年不言言乃雍中論天壽篇云三年不言言乃雍從古文作雍而亦無其惟不言句孔融薦謝該疏曰三年乃讙用今文尚書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今文嘉作密邦作國
記曰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御覽引東觀漢記序曰
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段玉裁說密靜天下容於小
大隲栢無逸篇文也與史記密靖殷國正合是可證今文尚書作
密古文尚書作嘉司馬子長劉珍等皆用今文尚書原文非以密
訓嘉也錫瑞案段說是也鄭詩譜中論皆作嘉用古文
與今文不合光武封禪刻石文曰乾乾日昃不敢荒寧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作肆高宗饗國五十五年○
謹案史記此文與兩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不合周本紀曰穆王立
五十五年崩亦與論衡氣壽篇所云不同疑皆後人改之如改太
宗爲祖甲以合於古文尚書不知其與殷本紀云帝甲淫亂不符
也○一作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漢石經上闕或怨肆高宗之饗
國百年是今文尚書一本有或字饗國百年與漢書五行志劉向
傳杜欽傳論衡氣壽篇合侯康說古文單舉在位之歲今文統舉
壽數言之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云武丁享國五十有九
年年百歲正參用古今文世紀一書不可盡信此則其可信者若
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是以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未享國之時
百年爲單舉在位然仲任說實誤考

呂刑王享國百年傳疏謂從生年數按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
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與傳疏合傳疏在仲任後或未足據司
馬因足據也以呂刑例之高宗百年亦必從生年數享國二字不
必以文害辭漢書五行志申下云高宗享百年之壽百年下云高宗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
杜欽傳高宗享百年之壽百年下系以壽字必是兼舉生年至論
衡則云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又云殷高宗
遂享百年之福不言壽而言福意謂壽不止此也錫瑞謹案侯說
非也王仲任以百年爲單舉在位之年其說不誤故無形篇異虛
篇皆不言壽而言福而劉向論星孛山崩疏已云故高宗有百年
之福則不言壽而言福亦不始於仲任周公舉三宗饗國之年一
云三十三年一云七十五年一云百年皆舉在位之年故云饗國
若高宗並數生年則與上太宗中宗不一例若謂太宗中宗亦數
生年則太甲壽止三十三年何云克壽僞古文云五十有九年與
石經及劉子政杜子夏班孟堅王仲任所云百年皆不合皇甫謐
即僞造古文者故世紀獨與之同豈可爲據且世紀又云太甲一
名祖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夫同一享國也太甲則單舉在位
高宗則並數生年皇甫之言一何紕繆下文云文王受命維中身
厥饗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乃終饗國五十年明是單舉在位三
宗文王義當一例何獨異於高宗漢書禮樂志王吉疏云壽何以
不若高宗王吉習齊詩蓋亦用今文家說以高宗爲在位百年師

古注乃用僞古文說云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信如其說則中宗七十五年享國視高宗爲久何乃舍中宗而舉高宗乎

其在祖甲 ○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從此句上○段玉裁說漢石經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隸釋所載殘碑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是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大異考殷本紀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廟爲高宗漢書王舜劉歆曰於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儻非尚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肊造賈誼曰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景帝元年申屠嘉等議曰高皇帝廟宜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太宗之廟實本尚書據此今文尚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不則今文家未由倒易其次序也錫瑞謹案殷本紀曰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自虎通姓名篇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甲帝乙武丁也白虎通引尚書皆今文今文也以尚書道殷家太甲帝乙武丁也白虎通引尚書皆今文今文無太甲三篇疑亦指毋佚篇太宗高宗言之非引書序文也漢書平帝紀四年二月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王莽大誥曰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注曰宣帝元帝也蓋莽用今文尚書說尊

宣帝爲中宗元帝爲高宗以仿殷之三宗東觀書章帝賜東平王蒼書曰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亦據今文尚書比放三宗疑是比殷三宗之誤史記作其在祖甲後人改之

不義惟王舊爲小人 ○今文惟作維舊作久○史記曰不義維王久爲小人集解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維王久爲小人也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錫瑞謹案馬說不知所據與西漢今文說不合書正義引鄭說與馬畧同孔氏已駁之矣若王肅兼用今文說不合書正古文之次序以祖甲爲大甲而又置之高宗之後作僞孔傳解不義惟王爲爲王不義倒易經文以就已說又造僞古文太甲篇茲乃不義以實之不知此篇屢言小人皆謂小民不應於此獨以不義爲小人與下于外知小人之依顯然不合且古君子小人皆以位言無有以小人之行爲小人者周公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當舉其美不當舉其顯覆典刑之惡是王說尤非也經云不義維王者義古儀字擬也不義維王謂不擬居王位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殷法兄終弟及立子不立孫使外丙仲壬或有一人永年則太甲無次立之勢故太甲不自擬維王殷時王子多在民間太甲未立之時或亦在外故云久爲小人于外知小

人之
依也

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
享國三十有三年○今文無作其卽位句爰字作于外二字惠作
鑿上無之字祖甲當作太宗庶民作小民不敢侮作不侮享作
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鑿國三十三年太宗○史記曰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
尚書改之肆作故故訓字中論天壽篇云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
亦無于字敢字帝王世紀曰太甲脩政殷道中興號曰太宗一名
祖甲亨國三十三年年百歲皇甫謐謂一
名祖甲乃騎牆之見其所云年或有據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
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
或四三年○今文逸作佚不重生則佚三字穡作嗇不聞小人作
不知小人勞下有苦字惟作唯之從作是從四三作三
四○漢石經自時厥後下闕中論天壽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
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唯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

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據此則今文尚
書不重生則逸三字逸從今文當作佚或四三年以上文或七八
年或五六年文法例之當從中論作或三四年是也漢書杜欽傳
欽說王鳳曰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
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周書亾逸篇失讀曰佚佚與逸同四三年疑
傳寫誤倒○今文作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漢書鄭崇傳
崇諫哀帝曰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
克壽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皆犯陰陽之害也論衡語增篇經
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長夜之飲糟邱酒池不舍晝夜是
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死雖未死宜羸臞矣○一作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後漢書荀爽傳爽引周公
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
克壽是其明戒段玉裁說自時厥後四字作時一字或作有三家
相合此今文尚書也古或有二字音義皆同如不或亂政史記作
不有治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古文
或今文作有之證後漢書作罔或恐有改之者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今文嗚呼作於戲惟作維○今本尚
書大傳云書曰厥兆天子爵段玉裁說攷之於經漢
白虎通爵篇云書亾逸篇曰厥兆天子爵系毋佚篇
人以亾爲無蓋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尚書駁異如此

兆天子爵者卽兆基王迹之謂也顧廣圻說經云厥亦惟我周亦與兆相似故誤作亦實當爲兆天子爵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言其兆起天子之爵者惟我周先世太王王季能抑畏故也錫瑞謹案二說皆傅會失之大傳今無完書或卽取之於白虎通小字本元本白虎通皆無亾字亾字當是衍文漢人以孔壁古文逸無師說者爲逸篇白虎通蓋引書逸篇文其爵篇之說曰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勛書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毋佚篇乃周書白虎通引以證帝亦稱天子之義則非周書可知輯大傳者以此文入毋佚篇蓋未詳攷茲故不取其說以爲今文尚書

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今文柔作杲恭作共民作人惠鮮鰥寡作惠于矜寡于下闕功田功徽杲懿共懷保小人惠于矜寡○漢石經上闕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惠于矜寡石經嚴恭寅畏作恭共分別如是而徽柔懿共亦作共則漢時不作懿美恭敬解也錫瑞謹案共恭古通用段說亦過拘廬江太守范式碑云徽柔懿恭正作恭不作共不得謂漢時不作懿美恭敬解也大傳畧說曰矜寡孤獨有常儀又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是釋此經之義○一作徽柔懿恭○范式碑作恭○一作惠于鰥寡○漢書景十三王傳曰惠于鰥寡谷永傳引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班固典引曰懷保鰥寡之惠洽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引惠於鰥寡人作民于作鮮與漢書谷永傳不合乃後人改之段玉裁說惠鮮恐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字畧相似又因下文鰥字魚旁誤增之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史記曰文王日中昃不暇食墨子曰文王至日中昃不暇食對曰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亾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後漢書黃瓊傳曰詩咏成湯之不皇遑美文王之不暇食風俗通過譽篇曰文王日昃不暇食○今文昃一作稷暇一作夏○錫瑞謹案漢今文家昃一作稷暇一作夏成湯靈臺碑云日稷不夏正用此經之文費鳳別碑云乾乾日稷郙閣頌云劬勞日稷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亦以日稷爲日昃惟樊毅碑云勞神日昊作昃易豐日中則昃孟喜作稷穀梁春秋經戊午日下稷左氏公羊經皆作昃中候握河紀云昧明禮備至于日稷孝經鉤命決曰堯禪舜沈書日稷而赤光起此昃稷古通用之證暇夏古亦通用多方須夏之子孫是其證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今文遊田作游畋惟正之供作維正之共上無以庶邦三字。○張衡西京賦曰盤于游畋李善注尚書曰不敢盤于游畋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段玉裁說正國語作政漢書谷永傳引下文惟正之共亦作正按古政正通用此作正爲長供國語作恭當是本作共後人改之陳喬樅說惠于小民卽上文懷保小民惠于唯政之恭卽此文不敢盤于游田維正之共也倚相蓋隰栝毋佚之文耳政正古相通用谷永傳引下文惟正之共作正字是作正者今文尚書作政者古文尚書也周禮凌人注曰故書正作政是其驗已錫瑞謹案二說是也石經與谷永傳引下文皆無以萬民三字楚語引此文亦無以庶邦三字蓋今文尚書本無之楚語與今文合石經於下文作維作共此亦當同石經與谷永傳於下文皆作毋勑于游田則游田二字連文晏子諫下篇作盤遊於田疑後人妄改之○一作槃于游田以萬人爲憂李賢注引尚書云以萬人惟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爲憂○後漢書郅惲傳惲上書諫帝曰政之共也錫瑞謹案君章云以萬人爲憂者乃釋經言文王不敢盤游之意非謂經有以萬人爲憂之文也若注所引乃下文周公戒嗣王語非謂文王旦君章所據是今文今文尚書並下文亦無以萬民三字東觀漢記惲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爲憂與後漢書又改民爲人以避唐諱也後漢紀郅惲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萬民惟正則其文尤誤游于二字上下互易與晏子春秋合與漢人引經皆不合以萬民惟正之共乃下文戒嗣王語又去其之共二字則文義不完蓋由淺人據古文尚書之下文改君章憂字爲正字以合之而不知君章乃釋經意非引經文也陳蕃傳諫幸廣城校獵疏曰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亦作槃作田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今文享作饗。○史記曰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自虎通壽命篇曰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詩文王篇正義引鄭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陳喬樅說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今攷昌氏春秋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韓詩外傳是今文家說然則知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尚書說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

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今文作周公曰於戲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勑于遊田維正之共

毋兄曰今日耽樂。○漢石經上闕酒毋勑于遊田維正之共曰今日下闕漢書谷永傳曰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邪不享之義愼節游田之虞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說之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與石經合石經維下共上所闕必正之二字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毋皇也下文則皇自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鄭注皇暇也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注曰況滋益用敬德王蓋據今文以改古文也此皇字鄭亦當訓暇王亦當作況訓滋益詩小雅常棣況也永歎況或作兄兄是古字況是今字大雅桑柔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兄斯引毛傳皆云兄滋也韋昭國語注云況益也毋兄曰者毋益曰云云也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今文無作毋受作紂酗作湎○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論衡譴告篇云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漢人所引無作毋受作紂皆據今文尚書師古翼奉傳注云周書亾逸之篇曰周公曰烏虖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與今本漢魏人音義舊文以爲已注此注引書有周公曰烏虖蓋舊注約舉此節首尾之詞其受字作紂者所引據今文尚書也於戲作烏虖者三家之本容有不同如漢書翟義傳王莽仿大誥文皆作烏虖亦其明證也酗今文尚書當作湎知者史記漢書引微子篇沈酗于酒皆作沈湎于酒則此文亦當同鄭炎遺令書汝無逸于邱無湎于酒是引此經作湎之明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今文嗚呼作於戲教誨下無民字無或譸張爲幻中無胥字譸一作舟一作侜一作詷○說文兩引無或譸張爲幻皆無胥字段玉裁說按此句無胥字爲是也郭注云書曰無或侜張爲幻亦無胥字蓋因僞孔傳有相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譸張爲幻之也陳喬樅說許兩引書皆據古文尚書也爾雅及郭注

引書作侁張此今文尚書也郭蓋襲用樊李舊注之語攷尚書釋文云鴻馬本作輈後漢書皇后紀董皇后詈何后曰汝今輈張怙汝兄揚雄國三老箴曰姦宄馬本尚書讀侏爲輈字詩陳風曰誰侁予美鄭箋云誰侁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鄭以今文尚書侁張釋詩之誑然則知作侁作輈皆三家之異文馬本亦讀從今文輈字也錫瑞謹案大傳云舟張辟雍舟卽侁之省字蓋伏生本作舟三家作侁或作輈也說文侁有壅蔽也是壅蔽爲侁之本義雍卽壅字辟雍蓋以有壅蔽得名舟張辟雍者謂其有壅蔽而張大也凡有壅蔽則多欺誑故侁張引申爲誑爲與僞通漢書王莽傳引堯典作南僞是其證侁張爲幻蓋卽侁張僞幻四字平列爲義與上訓告保惠教誨皆二字平列義同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今文作此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漢石經闕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下闕聽作聖無之乃二字無先王之三字段玉裁說聽聖字古音同部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見廣川書跋兩否則字恐皆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愆康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則祇作然不馮登府說案樂記小人以聽過釋文云聽本作聖風俗通義云聖者聲也聲亦有聽義故字得通錫瑞謹案段說否則皆丕則之誤是也今文作不聖其義當爲不容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然則不聖卽不容之義東觀漢記序曰密靜天下容於小大乃壙括經文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二句文義蓋能容則小大無怨不能容則至于小大民丕則厥心違怨丕則厥口詛祝也石經作不聖與五行傳不聖義同東觀漢記容于小大之容字卽容作聖之容以經文前後合而觀之能容之效與不能容之弊乃正相反可以攷見兩漢今文家遺說其義最精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今文嗚呼作於戲中宗作大宗高宗作中宗祖甲作高宗。○段玉裁說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尚書必云自殷王大宗及中宗及高宗此無可疑者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今文皇自作兄曰。○漢石經則兄曰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下闕王嗚盛說蔡以自作曰蓋自或

省作㠯故誤錫瑞謹案王說非也此與上文毋兄曰今日耽樂文法正同韋注國語云兄益也兄曰敬德即益曰敬德也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采負薪極盡下情也楊氏傳歐陽尚書引經作自字與今文不合還字亦不可通蓋遑字之誤疑皆後人所改

此厥不聽○今文聽作聖○石經於上文作不聖此亦當同不聖者不容也下云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正不容之義

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今文嗚呼作於戲監上無其字○石經闕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

受業熊羅宿
晏鼎升校

君奭第二十一　周書十二

善化皮錫瑞

君奭　史記燕世家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於是召公乃說孫星衍說史公以召公爲在還政之後或今古文異說也編篇在多士之後疑非踐祚時矣錫瑞謹案孫說非也列子楊朱篇曰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列子六國時人與史公說正同是今文說遠有所本漢書孫寶傳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王莽傳羣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亾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又引禮記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

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嬰孺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是西漢今文家皆以周公作君奭在攝政當國時與史記合稽康集卷六管蔡論云周公居攝召公不說叔夜生三國時今文尚書猶存故得引其說也伏生傳尚書二十九篇次序先後不盡可攷今之書序出於馬鄭乃古文說史記所載書序與今本書序多異乃今文說史公載君奭篇於燕世家而周本紀魯世家不著其說然史公既以爲踐阼之時則其所據今文篇次必與馬鄭不同不得專據馬鄭書序編篇在多士之後以駁今文也太子賢生於古文盛行之後不知申屠剛用今文說與古文說不同乃云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爲相故不說也其注顯與申屠背違豈足依據孫寶以明經爲郡吏亦非治古文者其所引經典當是今文博士說與申屠策羣臣奏不異王鳴盛乃引孫寶說謂與馬鄭合陳喬樅又引鄭注謂與孫寶傳所言畧同豈知西漢人自據今文以爲攝政之初馬鄭自據古文以爲反政之後即不敢駁馬鄭聽其各自爲說可矣何必牽引西漢今文家說以强合於馬鄭使今古文糾紛莫辨哉史公云召公疑周公者周公踐阼本聖人之權道觀金縢篇公告二公以弗避義則二公亦未盡知其心蓋以公處嫌疑之地欲其遠避召公不說之意當是如此公作君奭即在此時蓋公既以弗避之義兼告二公又作此篇專告君奭大傳云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然則當時召公爲傅較太公之任更重故公專告召公也

周公若曰君奭 白虎通不臣篇曰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以召公爲周公之兄穀梁莊三十年傳曰燕周之分子也惠棟說分子猶別子禮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子爲公子然則繼體者爲世子別於世子者爲別子則召公其文王長庶歟錫瑞謹案白虎通論衡皆今文家說蓋今文家有以召公爲文王子者而史記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古今人表亦云周同姓不以爲文王子其說不同蓋亦三家之異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 ○今文終作道祥作詳嗚呼作於戲○漢石經上闕道出于卒詳於戲君闕曰時我馮登府說詳古祥字易視履考祥鄭荀作

詳大壯不祥也鄭王本作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書作詳引祥刑以詰四方竝同孟子申詳檀弓作申祥穀梁昭十一年盟于侵羊作祲祥服注作詳荀子修身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爲祥左成十六年傳德刑祥義禮信疏祥詳古字同

我亦不敢宻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 陳喬樅說此追述召公曩時之語言君已謂輔成周道是我之責我亦不敢弗任其責而不永念天威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江聲說僞孔以惟人在屬下讀漢書所引此下文我嗣事子孫云云不聯引惟人在則漢人於在字讀絕也越當爲曰聲之誤也公謂己意竊計曰我民無有愆尤違倍者惟人在故也亦言已不可去之意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今文後嗣作嗣事弗克恭作不克共遏佚作遏乃亾○漢書王莽傳羣臣奏引經作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亾隊命師古曰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亾失其命也孫星衍說案漢書釋後

嗣子孫爲成王大弗克恭上下爲共事天地白虎通以大誓上天下地爲上下是也釋遏佚前人光爲修文武之烈前人謂文武佚同失釋在家爲不居攝言退老也以天應棐諶爲天難諶者釋詁云諶信也詩大明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傳云忱信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是天命不易爲不可改易師古注不易爲難非也經言在家不知天命有不易之道委之以天難信乃其墜失天命也錫瑞謹案王莽傳又云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上下謂天地是共上下卽共天地之證

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陳喬樅說言予小子非敢曰能有攸正亦維道揚前人光美施於我沖子而已周公以成王爲沖子自是幼少之時若在復辟之後則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稱爲沖子哉尚書篇次或亦不無錯出故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事本在前而編於後未可以君奭編次在雒誥多士後而遂以爲作於致政之後也錫瑞謹案陳云篇次錯出是也而以成王政將蒲姑爲在攝政踐奄之時則又誤引鄭君古文之說不知史記用今文書序殘奄遷薄姑篇次正在無佚之後多方之前是二篇實在致政後竝無錯誤不與君奭篇之錯誤相同未可以古文說汨今文義也陳氏於此等處猶半明半昧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今文道作迪○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案馬本是也此與上迪維義同因傳訓迪爲道遂誤作道耳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孔彪碑云伊尹之休格于皇天論衡感類篇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亦皆作格是兩漢今文家亦假格竝用非魏公曰伊尹格于皇天皆傳寫之譌孔彪碑今尚存乃塙實可據者段玉裁云今文尚書無作格者亦未盡然○今文一作假于皇天○史記曰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蔡邕文烈侯楊公碑云勛假皇天皆作假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史記無此句或今文尚書本無之或史公省文疑不能明殷本紀曰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陳喬樅說案史記所載皆本之今文尚書序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殷作宮於洛之陽名相官曰尹說文人部云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詩商頌長發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此經鄭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攷尚書大傳言古者天子三公注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然則阿衡保衡皆三公之號所謂職名者非正官名也鄭注尚書是用今文家說案陳說是也廣韻通志引風俗通曰阿氏阿衡伊尹號其後氏焉又曰衡氏伊尹爲湯阿衡子孫以衡爲氏說與鄭合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今文格作假○史記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

陟讓作原命陳喬樅說鄭君北極大帝也於此文假于上帝釋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案爾正云北極謂之北辰鄭君月令注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生神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仿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卽太微所統之五帝也何休公羊宣三年傳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何於上帝亦指感生帝言之與鄭君合皆用今文家尚書說也

巫咸乂王家 史記曰巫咸治王家乂作治故訓字封禪書曰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論衡言毒篇曰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王逸注離騷云巫咸古神巫也後漢書張衡傳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今文一作巫戊。白虎通姓名篇曰于民臣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王引之說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用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爲咸耳不然則咸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以爲生日名子乎

日名子之證乎案王說甚有理而史記諸書皆作咸者蓋三家之文不同古今人表亦作巫咸與白虎通之說不合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史記曰在祖乙殷復興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殷本紀曰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古今人表有甘般又有傅說或疑甘般卽傅說於古無徵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今文惟作維。史記曰率維茲有陳保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集解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駰案王史公用故訓以治字代之史記引書艾皆作治而此獨作乂者蓋此九字後人增竄非史公本文也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 漢樊毅修西嶽廟碑云天惟醇佑。錫瑞謹案今文以命則商實爲句則訓法商非殷商之商

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 今文作

奔輳○詩緜正義引大傳奔輳字作輳則今文尚書當爲輳

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今文作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段玉裁說此蓋今文尚書之文事使二字篆體相似而李善注引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迪作故事下有于無作罔傳文無迪道也孚信也似今本與李善所據不同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今文在昔作昔在割申作厥亂○禮記緇衣篇君奭曰昔在段玉裁往讖云昤本作皆誤昔在疏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正義曰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衞賈馬所注即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古文作割田古文作申觀古文作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爲寧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尚書也禮記及古文尚書並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於義理段玉裁說今博士讀者謂歐陽夏侯尚書也讀猶習也此於讀字逗與他注言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尚書而云今博士讀者漢時謂伏生本爲尚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尚書無今文尚書名目也錫瑞謹案鄭從古文故以古文爲近然割申勸三字之義殊不可通鄭君讀割爲蓋而尚書二十九篇無用蓋字爲語辭者則鄭說亦未可據當從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厥亂二字與上文厥亂明我新造邦義同王引之云率詞也字通作亂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亂者率之借字也厥亂勸寧王德者厥率勸寧王德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今文泰作大○史記作大顛古今人表亦作大顛大傳曰散宜生南宮括閎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又曰文王以閎天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又曰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錫瑞謹案此經言四人有大顛無太公大傳言四鄰四友則有太公望無大顛疑今文

家說以爲大顚卽是太公望太公之功在閎散南宮之上不應周公舉文王四友獨不及太公伏生所言當得其實漢書古今人表有大顚又有師尙父師古曰大顚以下文王之四友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表於四友後又列師尙父此誤也大顚與師尙父豈異人乎書大傳曰散宜生南宮适閎天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昌於羑里故孔子曰文王得四臣臣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作君奭舉虢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公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誤與表同吳氏引大傳以太公與太顚爲一人其說蓋非無據案詩縣毛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正義曰直總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某爲疏附某爲禦侮故君奭云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引書傳說宜生南宮括閎天三子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與前說垂者書傳因有四人爲之說耳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垂者書傳因有四人爲之說耳孔子以己弟子四人擬彼四人各乃爲一行此詩所言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爲一行縱彼四人也據孔疏引鄭注所云詩傳說乃魯齊韓三家詩三家皆今文與伏生義多合楚辭離騷經忽奔走以先後兮王逸注曰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子聿有先後此之謂也太公在四輔之職王叔師所引詩亦三家詩此今文說以太公之理鄭君用古文說不從今文乃有四臣以受命必無不及太公之理鄭君用古文說不從今文乃謂周公舉伊尹諸人何獨不謙乎孔沖遠不知太公卽是太顚大傳四臣卽此經之四人故謂非四人人有一行據大傳說四行實當分屬四臣但未知如何分屬耳太公所以亦稱太顚者史記齊世家曰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尙書中侯雒師謀曰呂尙釣其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乃今見光景於斯尙立變名荅曰望釣於渭濱魚腹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注曰尙名也變名爲望據此是太公本名尙與上通疑太公本名尙而字顚後因文王之言乃更名望改名尙後更名望方言六廣雅釋詁一皆云顚上也古人名字相配或竝改字故太公又字牙君奭所稱乃其本字後人不知誤分太

公大顚爲二人惟今文家尙知其義耳

又曰無能往來 風俗通十反篇杜密曰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鼈蝑冷澁比如寒蜓無能往來此罪人也又曰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比俗儒也○今文一作亾能往來○漢書朱雲傳雲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亾能往來注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却孫星衍說前却謂進退也是無能往來爲無能進賢退不肖錫瑞謹案據朱雲應劭之說可以攷兩漢人解無能往來之義又曰之又當讀爲猶謂此五臣猶自謂無能往來也

玆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 ○今文純作醇○今文作醇佑見前引樊毅碑

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 ○今文冒作勖○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勖聞上帝賴玆四臣錫瑞謹案大傳云四友云四鄰亦云四臣詩緜正義引大傳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是也子玉蓋用大傳四臣之說冒作勖與馬本同下屬爲句與論衡引康誥冒聞于上帝義合疑古勖冒本是一字子玉用今文作勖其義仍同冒聞于上進之義不當如馬訓勉也段玉裁說勖今音許玉切古音勖與冒皆音懋江聲說此經讀當以乃維時昭爲句文王迪見爲句冒聞于上帝爲句冒者自下達上之言

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玆四人尙迪有祿 鄭注云至武王時號也錫瑞謹案古者稱死爲不祿爲無祿則生者爲有祿云四人尙迪有祿則有一人無祿先死可知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克紂其明日除道修社散宜生大顚閎天皆執劍以衛武王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五人中獨不見虢叔是虢叔先死之證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逸周書世俘解及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竝云咸劉商王紂揚子方言曰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王引之說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戚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近咸劉皆滅也猶言遏劉虔劉也

惟玆四人昭武王惟冒 ○今文冒作睯○說文目部曰睯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睯陳喬樅說

案此眡字之訓疑據今文尚書說也僞孔本作冒是據王肅本肅所注亦卽馬鄭古文本釋文於冒字不言馬鄭文異僞孔傳訓冒爲布冒天下正義亦不言馬鄭誼異則眡字出今文尚書可知矣錫瑞謹案據說文引經則昭字當上屬爲句與上文乃維時昭義同皆不連文王武王爲義

丕單稱德今在子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

錫瑞謹案今文家以爲周公踐阼時作則小子當是周公自稱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子小子周公攝天子位在武王新喪時故得自稱曰子小子召公疑周公攝王位恐有兄終弟及之事故公言已攝非正在位亦與未在位同所以釋召公之疑也小子同未在位與子小子同義解者誤以此篇爲反政後作而周公自稱予小子遂失其義解曲禮者皆不知引此經爲證又以小子同未在位小子當屬成王不知一簡之中不應兩小子前後異義且成王在位而謂其同於未在位似有執執非少主臣之意非所以爲周公此由馬鄭古文家不知周公作書在攝位時故說解多謬宜其爲後人攻駁也

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三國管寧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裴松之注尚書君奭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元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與我竝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陳喬樅說據裴引尚書經文及鄭注知古文尚書作鳴鳥不聞此傳載明帝詔作弗聞蓋用今文尚書也上文假於皇天鄭注云假謂至於天也此文當亦同作假而裴引經及鄭注乃皆作格字者疑是後人依梅賾本改之也周公作君奭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致此祥尚書中侯摘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卽攝七年鸞鳳見然則鳳鳥之至卷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也錫瑞謹案古文尚書多作弗今文尚書多作不陳云明帝詔作弗聞用今文尚書恐非是今文尚書假格竝用說見上陳云後人依梅本改格亦未必然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

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告君乃猷裕謂此告君者乃道也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失之

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
偶王在亶秉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江聲說惟文王德丕承作一句讀僞孔傳以丕承屬下句讀非是案江說是也據史記周召分陝爲二伯故曰偶王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亦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
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二人卽二伯說見後墨子非命中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天降之哉
其汝克敬德明我後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
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忘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三國魏志裴注引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
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書正義引鄭注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孫星衍說往者謂述職治自陝以西也白虎通巡守篇曰傳云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棠之下也僞傳以此經二人爲文王武王失之鄭注以海隅爲四海之隅不據陝東言之亦未爲得也錫瑞謹案孫說以海隅二句爲使東海率職是周公之任與史公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義合史公云周公爲三公大傳云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是召公爲太傅亦是三公周公則以東伯攝王位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二

受業熊羅宿
晏鼎升校

多方弟二十二　周書十三

善化皮錫瑞

多方　史記周本紀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孫星衍說此篇書序列在無逸君奭之後前尚有成王征將薄姑二佚篇史記周本紀召誥洛誥多士無佚及此多方俱在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之後與伐誅管蔡非一時事大傳則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于成王則此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疏引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事當在召誥洛誥諸篇之前故書序於此未聞案古今文說書本不同史公問故孔安國又與書序編篇之次相合未可非也大傳云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此時不言誅奄君蒙恬傳則云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此賊臣流言在成王能治國之後是反政後讒周公與管蔡流言俱非一時事蓋即奄君疑即此時踐奄也蒙恬親見百篇之書說當不謬伏生亦見全書而大傳則夏侯歐陽所記或不必出自伏生耳錫瑞謹案史

公所載書序與馬鄭書序多異蓋今文說而此文以成王踐奄在七年反政後則與馬鄭書序同是今古文並無異說若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別是一事不得傅會爲一謂此成王踐奄即是周公踐奄遂疑此篇當在召誥洛誥之前盡易今古文之次序而妄詆大傳不出自伏生也蒙恬傳所云周公奔楚其說甚異史記魯世家所載與恬說合蓋即本之於恬戰國時處士橫議所言多誣恬非經師說未必盡可據東漢古文家又造爲管蔡流言周公避居之說其說絕不見於西漢以前蓋亦比附蒙恬之說爲之因疑其言周公反政而復避讒爲不近事情乃移易其年月以爲在流言之時也以今文說斷之兩說皆不足憑孫氏傅會之文更不足信陳喬樅誤以大傳云攝政踐奄爲此時事而引大傳之文又引江聲說成王政將蒲姑多方等篇皆當在康誥前其說悉舛謬無取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孫星衍說此五月史公以爲在三年不能推其甲子也王來自奄據多士云昔朕來自奄此篇應與多士相連在前故鄭疑其編篇於此也錫瑞謹案史公之說是也大傳所云並非此時之事鄭君誤合兩事爲一故其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宥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不知周公踐奄王不親行多士周公曰昔朕來自奄明是周公追述三年踐奄之事此篇史臣序其事云王來自奄明是成王踐奄之事鄭君偶不照耳江王孫陳皆沿鄭誤故其解此經多不可通又案趙岐注孟子曰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攻趙氏引此文乃以爲奄大國之證非以王來自奄爲彼時之事也蓋奄凡三見伐武王誅紂伐奄是其一周公克殷踐奄是其一成王親政奄復叛而成王踐奄又是其一解者併爲一談故多牽引之失武王伐奄不但非此時事並非周公攝政時事臺卿通今文學何至謬解如此耶故知引經爲奄大國證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王鳴盛說王肅曰周公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王肅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僞傳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僞傳疑即肅撰或皇甫謐依仿肅注爲之然再叛之事無據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稍似足據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即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

周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孫星衍說王肅雖亂經之人此說多方在周公反政後實本於史記未爲無據錫瑞謹案多方在反政後奄實有再叛事說已見上王肅雖善賈馬之學其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則肅亦嘗習今文者洪亮吉傳經表以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故肅僞撰孔傳其書名爲古文實參合今古文爲之蓋肅意在攻鄭故陰用今文說以駁鄭之古文說如謂羲和卽仲叔四子虞時日月星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祖甲爲湯孫太甲奄再叛再征多方在歸政後其說皆與今文家合遠勝馬鄭古文學者當分別觀之據馬鄭以駁僞孔可也據馬鄭以駁伏生史公不可也近儒偏執鄭義以駁孔傳不知以古義爲折衷殊爲失之僞古文孔傳實王肅撰丁晏尚書餘論攻之最詳西莊云皇甫謐依仿肅注爲之說猶未塙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釋文曰迪馬本作攸云攸所也與僞孔本作迪不合未審今文異同陳喬樅以爲今文作攸其說無據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引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墊許君引古文未審今文同否不敢據爲今文說

史記夏本紀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江聲說義民猶民儀謂賢者大誥民獻大傳作民儀是也

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史記龜策列傳曰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漢書古今人表曰桀干莘與之爲惡則行師古曰干莘桀之勇人也人表干莘推侈在第八格墨子當染篇云夏桀染於干莘推哆大戲主別虎兕指畫殺人韓

非予說疑篇云桀有佚侈亾國之臣也呂氏春秋當染篇云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桀之邪臣愼大篇云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簡選篇云殷湯遂禽移大儀說苑云桀用干莘案諸書所云卽夏多士虐民之事列女夏桀末喜傳曰桀既棄禮義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亦其事也干莘羊辛當是一人高誘云桀多力亦當是一人推哆佚侈推哆大儀因以爲號非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班固典引曰肇命民主五德初起蔡邕注曰民主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以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于木終于水則復始也案此今文尚書與古文同孫星衍云經既云簡又云代疑後人增代字非也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 帝乙卽祖乙湯六世孫說見酒誥

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

爾多方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篇曰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王鳴盛說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於聖故徐幹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言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沈酗于酒亂敗厥德酒誥言紂燕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亾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詩皇矣上帝者之箋云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正義引鄭尚書注云夏之言暇天覩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多方及此箋以爲天須暇之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以爲文王須暇之者文王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爲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

周頌武篇耆定爾功箋云武王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正義引鄭尚書注云天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予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以爲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思文正義引大誓鄭注云禮說曰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孫星衍說此云五年當從文王七年數至武王十一年伐紂也鄭注云夏之言假鄭用大傳義是鄭本作夏也自八年數至十三年是匝五年鄭用十三年伐紂之說與史記十一年異也錫瑞謹案史記以爲文王受命七年其後五年武王伐紂爲十一年劉歆以爲文王受命九年其後五年武王伐紂爲十三年今古文說不同而先後五年之數則一鄭既用今文受命七年之說又用古文十三年伐紂之說則首尾凡七年與須暇五年之數不合矣緯書多同今文禮說與我應所云五年當同史記今文之義鄭君兼用今古兩說與史記不同陳喬樅引之而不爲別白非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詩譜序正義引鄭注曰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眾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僞孔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案白虎通諫諍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據此則今文尚書亦以管蔡商奄爲四國詩破斧四國是皇毛傳以爲管蔡商奄是今古文無異義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今文曷作害○匡謬正俗曰多方篇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段玉裁說按今本害作曷此衛包改也此篇曷字凡四見皆當由舊作害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尚書亦皆作害也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說文引周書曰畋尒田與詩齊風正義引多方田爾田不同陳喬樅說一本有作田者此當是馬鄭古文本說文引周書作畋蓋據今文尚書矣錫瑞案光武封禪刻石曰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蓋用此經之義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
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大傳曰戰
者憚警
之也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今文再下無至于字三下無乃字○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傅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段玉裁說按此少至于字乃字蓋今文尚書本然錫瑞案論衡譴告篇曰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與漢書合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
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江聲說武王命三叔監殷殷民皆臣服于茲十年矣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時言也孫星衍說監謂三監五祀五年也錫瑞謹案江孫二說皆非也據史記今文說多方在周公歸政後與馬鄭古文書序同是今古文皆無異說此時三監已滅不應追述前事且從三監監殷數起又不止五祀是五祀不當從監殷數起而監亦非三監之監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建侯衛即封康叔之事監當讀如王啟監之監指康叔中旅父言之臣我監五祀當從建侯衛之年數起多方之作蓋在歸政一二年後距四年建侯衛適得五祀商奄之屬既叛而服服而再叛經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當從既叛而服數之不當追數未叛以前之事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今文作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大傳曰古者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笨少于十稅一謂之大笨小笨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孫星衍說大傳惟作維伯作賦正作政者今文也胥者周禮天官序官云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此民給繇役者是給繇役者有胥名賦者周禮大司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一人是繇役亦賦也今文言于維有繇賦之事小大多得中之政令也

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

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說文言部暮忌也引周書曰上不暮于凶德未知今文同否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陳喬樅說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此誥多方在攝政三年而云自時雒邑者蓋成周之營本爲安集所遷之殷民多方作於克殷踐奄以後此時將遷殷民於雒故先誥之召誥云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是殷民早已先集雒邑知遷殷在封衞之前而非在營雒之後也錫瑞謹案陳說非也大傳云五年營成周如此篇作於攝政三年成周未營何故先有雒邑經云自時雒邑明是已營成周之後史記與書序皆以多方列成王親政後無誥多方在攝政三年之說僞孔傳以爲奄再叛再征按之史記書序塙不可易當是王肅襲用今文家言近人必欲執鄭誤解移易經文篇次而以奄再叛再征爲不可信故其解多士多方二篇皆不可通陳氏治今文必以鄭君古文說汨之可謂大惑不解

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漢石經我則致天之下闕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三

周書十四

善化皮錫瑞

立政第二十三

立政 史記魯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孫星衍說便猶辦也百姓百官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史記周本紀曰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魯世家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北面就臣位綱綱如畏然是說此經拜手稽首之義

用咸戒于王曰 周公就羣臣同進戒於王

王左右常伯常任 王鳴盛說據揚雄侍中箴光光常伯應劭漢官儀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以常伯爲漢侍中又據胡廣侍中箴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箴中備引籍獨闕鄧通石顯弘恭董賢爲戒則並常任亦

受業熊羅宿
袁宗濂校

爲侍中之職錢大昕說據漢書谷永對策執常伯之職師古云常伯侍中也後漢書楊賜傳樂松處常伯松時爲侍中也錫瑞謹案谷永云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肅艾兩稱左右與經云王左右相合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則左右齋栗之臣戴金貂左右者假貂蟬之飾處常伯之任襲楮傳楮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今乃反處常伯之位決謀於中李賢注曰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任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帝以機密齋栗常伯劇任陳留太守胡公碑曰乃位常伯恪處左右陳太邱碑曰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虢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之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也杜佑通典曰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常任以爲左右即其任也又云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據此則常伯常任正與贅衣虎奔同列故進戒首及之或疑常伯常任明分二職何以皆爲侍中不知漢書百官表云侍中中常侍應劭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攷侍中在漢時分爲左右曹或又爲散騎或又爲中常侍後又合爲散騎常侍安知周成王時不分大小二職師古注谷永傳執常伯之職云一曰常任使之人此其長也言常伯爲常任之長正足爲大小二職之證衛顗受禪碑曰延公侯卿士常伯常任納言諸節岳牧邦君以常伯常任別出於公侯卿士岳牧邦君之外亦必以爲侍中常侍之官也

準人　○今文作辟人○漢石經常伯常任辟下闕孫星衍說辟亦法也辟人謂法官也錫瑞謹案王出入必有執法之官周禮有朝士屬秋官司寇故辟人與贅衣虎奔同列

綴衣　○今文作贅衣○揚雄雍州牧箴班固西都賦崔瑗北軍中候箴皆作贅衣李善文選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案古贅綴通用公羊傳贅旒張衡傳引作綴旒顧命篇綴路鄭司農周禮注引作贅路是其證漢書王莽傳云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莽蓋用今文說仿古贅衣之官

虎賁　○今文賁作奔○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鶡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

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漢官儀曰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走也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古有勇士孟賁改奔爲賁錫瑞謹案據此則古當作虎奔今經典皆作賁者乃東漢以後人所改又案風俗通十反篇曰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亾之機不可不謹也是漢人以此爲周公將沒之言而準不作辟綴不作贅者應仲遠兼通今古文或自用古文書字或後人以古文改今文尚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今文嗚呼作於戲○石經於下文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之辭休美也此五官美哉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恤司空文烈疾楊公碑曰庶尹知恤鮮哉之義乃用知恤鮮哉之義近人訓鮮爲斯雖可通而非古義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繄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錫瑞謹案論衡語增篇以多士上帝引逸爲虞舜是今文家有以上帝爲古帝之義此云上帝義亦當爲虞舜九德即咎繇謨所云九德尊當讀爲遵遵言有夏繄俊乃遵虞帝故事迪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也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今文宅作度準作辟○石經於下文維厥度心作度則宅皆當爲度石經於上文準人作辟則準皆當爲辟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今文謀上有亂字宅作度○漢石經亂謀面用下闕江聲說丕讀曰不古者丕與不通下文云用僉人不訓德此云亂謀面用丕訓德丕之誼爲大既言亂謀則不得言向用大順之德自當如下文所云不訓德乃始允當也訓順廣雅文周頌烈文四方其訓之箋云天下諸侯順其所爲是訓爲順也義讀如儀此言若惑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居其人於位如此則三宅之官無以儀型於民矣錫瑞謹案江說是也而以亂爲惑亂義爲儀型則猶未當亂語詞與率通梓材厥亂爲民論衡作厥率化民是其證亂謀面用不訓德謂率謀向用不順德也不順德謂不賢之人義民猶民儀謂賢之人義讀爲儀儀訓爲賢非儀型於民之謂經意蓋謂向用不賢之人此乃三度無賢者矣立政一篇篇首文法與他篇迥異而與此上文云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文法大同蓋夏臣本有此告君之詞周公法之以戒成王公所以法夏者夏與周同尚文見於春秋繁露白虎通諸書可據殷人尚質或無此詞故公舉夏臣告君之詞不及殷也於夏舉其告君

之詞於殷舉其用人之政亦詳畧互見之法此經自曰度乃事以下皆引夏臣告君之詞夏臣蓋謂能度乃任事者度乃牧民者度乃執法者此維君之道矣若牽謀向用不賢之人則乃度人此乃所度之任事者牧民者執法者皆無賢者矣蓋反復言之以盡意周公舉之爲後法也今文說雖不傳經義似當如此解者不知此三句有夏臣告君之詞故多不可通江說近之而其義有未盡考茲存鄙說以俟考焉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今文宅作度俊作會石經俊作會則此三有俊克卽會○說文尚書當作三有會克卽會○下文灼見三有俊心今文尚書當作三有俊克卽俊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今文宅作度俊作會○說書曰在商邑謂殷也見上文白虎通京師篇曰尚

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今文嗚呼作於戲

受作紂○漢石經上闕下闕于厥邑其在下闕錫瑞謹案今文尚書受作紂牧誓毋佚諸篇可證陳喬樅本作受非也紂德言紂之德與上桀德義同馬注受所爲德也馬從古文作受亦不連受德二字爲義說文引作在受德忝乃古文若今文不作受亦不必作忝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怀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今文宅作度俊作會○漢石經上闕有會心以敬事下闕俊字作會陳喬樅說文引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不同是古文作俊今文作會曰度是也會讀如圖度之度度猶制也左傳所謂心能制義曰度是也會讀如計會之會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治能者爲最是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今文賁作奔綴作贅○趙岐注孟子曰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綴作贅與揚雄班固崔瑗所引今文合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

士司徒司馬司空孫星衍說司徒司馬司空則周禮六卿之三也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注以爲殷制然則殷紂時天子故三官錫瑞謹案今尚書說天子三公曰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則古天子亦止有三公無六卿詳見甘誓

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今文盧作纑○史記錄牧誓文微纑鄭注曰三毫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今文與鄭義同異無可攷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今文惟作維厥作度○漢石經上闕維厥度心乃下闕錫瑞謹案據此則篇中宅字皆當作度石經於上文三有俊心作有會心此文俊字亦當作會會者會合之義今文作克會有德較古文作克俊有德於義爲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嗚呼○今文惟作維此作茲基作其嗚呼作於戲○漢石經上闕受茲丕丕基者蓋今文尚書大誥亦作丕丕其與立政同其者語詞讀如姬云始而大大矣明是以始訓基石經此文作其即基字消文竝非語詞江聲云今文基爲其其基之消是也故莽以戲下闕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也此作茲基作其烏呼作於戲大誥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作大大矣以矣訓

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今文準作辟勿作物惟作維○論衡明雩篇曰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酆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王鳴盛說據此則勿當作物謂災物也易无妄

鄭讀妄爲望言无所望劉逵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陁五陰陁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間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訓當從之段玉裁說詳仲任意於末字句絕末無也謂無非也不賑不至當作不賑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庆康說按周禮司常雜帛爲物而說文勿部首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是勿卽物又勿無也而物故之物高堂隆答魏朝訪亦訓爲無劉熙釋名劉昭續漢志注同蓋二字非獨音近義亦本通矣但仲任釋此經與古文絕殊蓋以物爲災物考僖公四年左傳必書雲物注雲物氣色災變也又史記留庆世家然言有物漢書東平王宇傳或明鬼神信物怪仲任以物爲災怪義同於此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今文嗚呼作於戲已作以受作前徽作徽○漢石經上闕旦以前人之徽言下闕孫星衍說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沒而徽言絕文選注引論語崇爲讖曰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徽言徽與燬聲義相近燬言亦美言也錫瑞謹案漢丹楊太守郭文碑云徽言絕矣漢人常用徽言字當訓精微之徽師古注漢書云精微要妙之言是也與徽言訓美言不同義

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今文惟作維準作辟宅作度由作猶○王應麟藝文志攷文攷漢儒所引尚書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繹之段玉裁說宅作度由猶今文尚書也

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案般庚相時儉民石經儉作斂疑此儉字今文亦當作斂然無塙據姑具其說俟攷釋文云儉本又作斂斂音近

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今文訓下無于字在作哉○漢石經上闕訓德是罔顯哉厥世下闕王鳴盛說作哉則當句絕下厥世不成文義未詳庆康說按厥世以下石經闕或與古文不同無嫌哉字句絕然考經典中哉多通載詩文王陳錫哉周昭十年左傳作陳錫載周孟子朕載自亳僞古文伊訓作朕哉自亳禮記中庸注哉讀如文王初載之載釋文載之載

竝音災本或作哉然則破哉爲載可仍於厥世句絕矣又考州輔碑哉貴不濡哉貴卽在貴也與哉字形尤近疑因此致訛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維○今文惟作周書曰用勸相我邦家蓋古文作邦今文作國僞孔用今文本也說文又引周書勿以譣人蓋亦古文○一作用勛相我國家○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以勛相我國家勸字說文云勉力也勛亦訓勉曹丕引書勸作勛當是三家尚書異文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 ○今文惟作維方作旁○錫瑞謹案古文作方今文作旁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之是今文尚書作旁之明證張衡東巡誥曰旁行海表正合用此經上下二句文晉書地理志曰旁行天下亦本漢志之文皆與今文相合此江孫段陳所未及引者江云方當爲旁但未敢於見他書無所依據故不敢於經文直改作旁猶考之未詳耳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今文覲作勤

耿作鮮烈作訓○漢石經上闕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下闕陳喬樅說尚書大傳雒誥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此二語疑卽引用立政篇耿光作鮮光與蔡邕書石經合覲作勤烈作訓是今文尚書本如是也鮮之訓爲明此言鮮光猶雒誥之言明光也詩出車旂旐央央毛傳云央央鮮明也大明檀車煌煌鄭箋云兵車鮮明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輿馬號爲鮮明是鮮本有明誼又勉葉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白亦與明義近矣康誥作勤者周禮大宗伯注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是覲有勤義也蔡中郎筆賦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國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代兮建皇極而敘彝倫是覲有勤音也耿作鮮者耿字訓明見周易說卦傳爲蕃鮮疏是耿鮮義同也錫瑞謹案今文作勤當與下句揚字同義爾雅勤與庸皆訓勞是勤與庸義近庸從庚有賡續之義凡勤勞者必賡續用力而不絕也勤與庸同訓當亦有賡續之義爾雅云賡揚續也是揚字訓續此經勤字亦當訓續上言勤下言揚皆謂賡續前人之功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今文嗚呼作於戲惟作維○案風俗通以此篇爲周公將沒之言故於繼自今後王反復申之以垂戒也史記魯世家於作立政後卽云周公在豐病將沒則立政爲公臨沒之言應

仲遠說可信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左氏成公十一年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又隱公十一年杜預注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後漢書云律謝皐蘇注以蘇爲忿生是蘇公長於刑法

受業熊羅宿
文永譽校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十五

善化皮錫瑞

顧命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集解鄭元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今文作哉生霸王有疾不豫○漢書律曆志引劉歆三統厤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顧命孫星衍說成王在位年數史記無文劉歆說以哉生霸爲十五日亦不可信錫瑞謹案白虎通日月篇曰三日成魄是以月明生爲生霸則明盡爲死霸故朔日爲死霸既死霸二日爲旁死霸死盡則復生故三日爲哉生霸禮記說文緯書推

度災援神契之說皆同詳見康誥篇首是今古文家無異說惟劉
歆以爲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則與古義大異與經義亦不相符經
云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沐水則甲子與哉生
霸之日必非一日若甲子卽是哉生霸之日則於是日得疾卽於
是日作顧命無此急遽之事若謂成王以暴疾猝崩又何云病日
臻既彌留乎然則劉歆所引經雖爲今文尚書而其自爲之說殆
不可據以爲成王三十年亦與鄭注云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
爲年端之說不合鄭注康王之誥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至
此積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又注金縢
據大傳大戴禮記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阼
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
王年十五卽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
年成王卽政二十二年居東三年故謂武王崩成王十五今文家說
雖不可攷然據大傳云所推通鑑外紀引王肅注亦云成王二十八年崩說與鄭同疑今
武王崩年當十四五與鄭說不相遠其後或當如鄭
文說本如是也若劉歆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十一年觀
兵十三年伐紂與史記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九年觀兵十一
年伐紂始終皆差二年故以成王卽位爲三十年亦較鄭注二十
八年差二年則劉說爲古文異說與今文不同也皇甫謐帝王世
紀曰八年王始躬親王事七年王崩年十六矣太子釗代立以成
王崩年止十六其說尤不可通如其說則康王當在襁褓中豈能
冕服見諸侯作誥哉乃世紀又曰康王元年釋喪冕作誥申諸侯
何其自相矛盾

甲子王乃洮頮水○今文頮作沫○漢志引作沫說文水部云沫
洒面也从水未聲重文湏云古文沫从頁段玉裁說說文小篆作沫古文作湏乃是誤字尚書音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所引皆
也今說文作湏不誤案據此則古文作頮今文作沫

相被冕服憑玉几○今文憑作馮○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
馮玉几孫星衍說先鄭以相爲太保等也此或今文說與後鄭異
案書正義引鄭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敬孫氏以爲先鄭
說異或今文說也又案說文凡部云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
玉几讀若馮蓋古文作凭先鄭用今文尚書作馮淮南王安上書
曰負黼扆馮玉几亦用今文作馮字申論法象篇云顚沛而不可
亂者則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亾

之侯猶不忘敬況於游宴乎是說此經之義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 漢石經乃闕召大保下闕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有芮伯師古曰周司徒也第六等又有芮伯師古曰當武王時作旅巢命之芮伯與師伯同列師古曰周司徒也以周禮六卿之序推之召公爲冢宰芮伯當爲司徒是二人非一人師古知爲周司徒者召公繼

彤伯 ○今文作師伯○古今人表第三等有師伯師古曰周宗伯也尚書作彤伯師古知爲周宗伯者亦以六卿之序推之

畢公衞侯 錫瑞謹案衞侯今文尚書當作衞伯史記衞康叔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孝伯立孝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衞爲侯據此則頃侯以前衞皆稱伯不當稱侯大傳孟侯指成王不指康叔史公蓋同伏生說也稱侯乃古文家說漢書地理志謂周封康叔號曰孟侯蓋班氏用大夏侯說與古文說同而與大傳史記皆不合此云衞侯依大傳史記當作衞伯姑具其說以俟識者攷焉

毛公 古今人表第三等有毛叔鄭注曰文王子又有毛公師古曰周司空也案據此則毛公與文王子毛叔鄭亦非一人師古知爲周司空者亦以六卿之序推之孫星衍說大傳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鄭注君奭序答趙商問皆謂三公兼師保則得師保之稱今此經六人中有三人爲三公自是以三公兼六卿者錫瑞謹案三公兼六卿自是周制若周公未制禮以前祇有三公並無六卿曲禮以太宰與宗祝史卜士並列白虎通以太宰爲天子之大夫皆今文家說曲禮列六太於五官之前以其爲司天之官故耳其實太宰秩卑必非同周之冢宰也若宗伯司寇其名亦不見於周以前尚書云秩宗即宗伯之職士即司寇之職在周以前此二官與太宰皆當爲三公之屬官不得與三公並列故牧誓立政與古大誓皆祇有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今文家說信而有徵若此經所列六人則是周公制禮以後周有六卿之明證召公與畢公毛公爲三公即在六卿之中鄭君云一公兼二卿惟可以解此經與大傳所云天子祇有三公其義判然不合且如鄭說畢公入爲司馬則召公當爲司徒毛公當爲司空或當如鄭君說召公爲司徒則當時冢宰畢毛爲司馬司空何人周公既薨豈復有位於召公之上者若謂一公兼二卿召公以司徒兼冢宰當時六卿何以實有六人是知今尚書說天子三公乃周以前之制古周禮說天子六卿乃周公制禮以後之制鄭

合今古文說傅會爲一其注大傳實與大傳之義不符孫氏引之不加別白非也

師氏虎臣。大夫也又有龍虎作龍。古今人表第三等有師氏師古曰周玉裁說唐人諱虎爲武師伯龍臣此今文尚書也而班氏以師氏龍臣爲人名僞孔則以師氏虎臣爲官其說亦異師古用孔傳以虎注龍誤矣

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曰是日疾遂大漸議郎胡公夫人哀讚曰疾大漸以危亟兮胡公夫人靈表曰疾大漸兮速流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今文一作彌流。蘇順漢和帝誄曰彌留不豫蔡邕濟北相崔君夫人誄曰寢疾彌留孔彪碑云而疾彌流是今文一作彌流也

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錫瑞謹案傳曰明王踐阼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漢書兒寬傳寬奉簡上壽曰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李奇注云太平之世日衰重光謂日有重日也孝經說曰德及于天斗極明日月光春秋元命包曰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桓譚新論曰二年甲子日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至于商郊牧野荀悅漢紀後序曰至于有周對日重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重光天子之德光明如日太子比德焉故云重爾釋文引馬注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據此諸說則今文家以重光爲日或兼月與星言謂文武時有此重光之瑞兒寬傳今文故同五行傳義馬治古文亦用今文義不異也而後漢和帝紀永元二年詔曰豈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鴻烈歟班固典引曰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蔡邕胡公碑曰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曰愛我虞宗乃世重光張表碑銘曰令德攸兮宣重光祝睦後碑曰領二郡曜重光鍾會檄蜀文曰奕世重光魏受禪碑宣重光以照下邽鄢子禮魏受命述曰聖嗣承統爰宣重光諸說則以重光爲重熙累洽即大傳云光華復旦之意若孟堅以漢之二祖比文武子禮以曹操比文王曹丕比武王其義尤明是今文家亦不盡以重光爲文武時有疊璧連珠之瑞蓋三家今文不同也又案李善注文選陸士衡宴元圃詩作昔先君注鍾士季檄蜀文作昔我君今本作昔君文義未完疑脫一字然李善注亦參差不一未敢意增

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今文達作通集作就大命在下闕段玉裁說古文達于沛達于淮泗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韓詩是用不就毛詩作不集是也皆雙聲字

在後之侗○今文作在后之詷○僞孔本作在後之侗釋文云侗段玉裁說侗作詷與馬本合後作后者古字通用徐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詷誤衍夏字不可通徐楚金本無夏字玉海藝文志考引在夏后之詷此用徐鼎臣誤本也黃公紹韻會引在后之詷用小徐本無夏字錫瑞謹案段說是也大徐說文衍一夏字江聲王鳴盛孫星衍曲爲之說皆不可通陳喬樅以有夏字爲今文亦無據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今文弗作不○費鳳碑曰不悟奄忽又曰終則不悟是今文尚書作不悟以例推之弗興亦當作不興也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

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孫星衍說冒者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云冒于貨賄注冒亦貪也貢者廣雅釋言云獻也幾與機通淮南主術訓云治亂之機高誘注云機理也言汝衆國無以釗爲貪而進奉以非法之財賄史記云務在節儉毋多欲此篇惟冒貢非幾爲多欲之義釋文冒一音墨是古說亦有以爲貪墨之義者知史公卽解此文蓋孔安國古文說也錫瑞謹案孫說是也而以爲孔安國古文說則未必然史記引經皆今文說班孟堅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則餘篇非古文說可知孫以爲史記皆從古文殊失考

茲旣受命還出綏衣于庭○今文旣作卽綏作賚○漢石經上闕段玉裁說旣作卽此今文尚書也案立政篇綏衣揚雄班固崔瑗趙岐引皆作賚則依今文此綏衣亦當作賚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今文翼作翌王上有成字○漢書律厤志云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白虎通崩薨云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壞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曰崩崩之爲言隕也釋名釋喪制曰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硼聲也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云安民立政曰

成段玉裁說馬荅謂成爲死謚非生稱與酒誥注相表裏而不知
初崩未有謚春秋之例曰薨至葬而後曰葬我君某公案段說是
也酒誥成王三家說以成王爲少成二聖
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其義最塙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今文仲作中毛作髦。古今人表第三等有中桓南宮髦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今文賁作奔逆作迎。虎賁當作奔見立政白虎通爵篇曰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錫瑞謹案今文逆爲迎上云元子釗元子太子也又云爾無以釗不云子釗此云迎子釗則子非康王名時成王新崩故稱子與春秋未殯稱子某之義同孫星衍說南門者廟門史記所云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是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此文明也則其字必本作翌日正位度宗李賢注云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孫星衍說此本蔡邕典注李賢襲之今文宅爲度

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文扆作衣綴作贅。漢石經上闕黼衣下闕馮登府說案扆通依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釋文本作扆依亦作衣學記不學博依注或爲衣衣即依省也李富孫說說文衣依也釋名訓同依與扆通故石經從省作衣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今文嚮作鄉敷作布篾作莧。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王崩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鄉皆仍几說文苜部云莧火不明也从苜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莧席織蒻席也讀與篾同案史記用今文敷多作布說文所引當是今文下文亦當以例改爲布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在東序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注曰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賈疏引鄭顧命注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河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案仲師引陳寶與說文異大玉夷玉天球與蔡注異蓋亦三家之不同○今文一作陳宋赤刀○說文𠂤部宋藏也禾古文係周書曰陳宋赤刀案史記用今文寶皆作葆葆與宋相近說文所引疑亦今文非必壁中故書正義引鄭注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與先鄭所引皆作寶或反屬古文與○一作天球河圖在東杼○王儉褚淵碑文曰餐東野之秘寶李善注云雒書天球河圖在東杼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爲杼古序字也段玉裁說尚書大傳天子亦庸諸侯疏杼鄭注杼亦廣也是杼爲序之假借今文尚書蓋如是大傳屬今文漢時緯書亦皆用今文○一作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曰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河圖攝提斗璇璣斛衡驗也陳喬樅說蔡所引尚書當是尚書說古帝王受河圖者非獨顓頊前有伏羲受河圖見漢書五行志後有堯受河圖元龜負書止壇舜受河圖黃龍負卷出水見尚書中候握河紀禹受河圖見博物志引尸子是蔡邕特約舉尚書之說所引文句或更有脫佚不得以爲卽今文尚書也觀鄭司農天府注引顧命陳寶云云與馬鄭本同則知今文尚書經無顓頊雒書等字也錫瑞謹案陳說非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上言東序下言圖書是班氏以東序兼有圖書塙然可據顓頊河圖雒書蓋見緯候今緯書亡佚不可攷蔡書石經據小夏侯尚書其注典引當亦用小夏侯本三家今文各異故蔡注所引與雒書天准聽鄭司農注不同陳氏知有三家之分而於此獨不信蔡說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尚書中候握河紀堯乃沈璧於河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自河而出臨壇止霄吐甲圖而蹙甲似龜背袤廣九尺平上五色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籙紀興亡之數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此河圖在東序之明證

肩之舞衣大貝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于紂之庭卽此大貝

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今文輅作路綴作贅○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孰思其事也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殯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陳喬樅說案賈疏引鄭顧命云大路玉路贅路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之貳相對也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尙書正義引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路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又引鄭元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路是象路也鷹鈐不陳金路鷹鈐豹木路革路者主於朝祀而已據此是馬融王肅以贅路爲金路以次路爲木路與鄭說異馬用古文說可知矣鄭司農典路注旣引書顧命云云卽言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屬車卽所謂貳車者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屬車四十

六乘周制大路貳車十二乘先路當同據鄭司農說是今文尙書家說以贅路次路皆爲大路先路之貳車非金路木路之謂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今文雀作爵○白虎通紼冕篇曰爵弁者何謂也其色如爵頭周人宗廟士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尙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失其質故周加赤獨斷曰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釋名釋衣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錫瑞謹案此皆今文家說而釋名所云與獨斷云漆布爲殼異者蓋爵弁有布韋二種凡兵事韋弁服此執兵者宜韋也又案今文作爵弁詩正義引鄭本亦作爵僞孔作雀非是金榜說康王受冊命在祖廟畢門者祖廟門也先儒以下經王出在應門之內因釋畢門爲路門蓋失考天子七廟太祖廟居中兩廂各有三廟每廟之前有南北隔牆牆皆有閤門見賈氏禮疏祖廟以西凡有四閤門司儀每門每曲揖是也入門者至祖廟門而終畢故曰畢門出則云廟門者出入異詞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今文綦作騏○正義曰王肅云綦赤黑色釋文曰馬本作騏云青

黑色正義引鄭注青黑曰黑曰騏注蓋鄭注鄭本作騏與馬本合案爵爲赤黑則騏當爲青黑馬鄭本是王說非也

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鋭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說文戈部戣周書侍臣執戣立於東垂兵也又金部曰鋭侍臣所執兵周書曰冕執鋭讀若允段玉裁謂當依尚書作鋭鋭譌爲鋭

王麻冕白虎通紼冕篇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尚書曰王麻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尚極知下故禮玉藻曰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禮器云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錫瑞謹案白虎通未分別吉凶之異則以麻冕仍同吉服魏尚書奏王侯在喪襲爵云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裏

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其說與孔傳異與白虎通說亦不同疑亦三家尚書之異說也又案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皇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冕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就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是三小夏侯說有前無後明王夏侯說以爲玉藻云前後邃延者乃指其延非指其旒不知漢志云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垂邃聲相近劉昭注訓邃爲垂是即玉藻之邃延矣獨斷云周禮天子冕前後垂珠有文飾也指旒而言不宜指延而言蓋延之長周制尺六寸漢制尺二寸古者一尺今尺僅六寸今尺僅九寸強以覆於首前後所餘纔二寸俛仰透迤如水之流望之乃邃然而深耳且前後有長各尺二寸強耳不得謂之深邃惟前後十二旒垂於延端旒其勢乃平若無後旒延既前俛後仰俛者其勢易傾更偏綴以一百四十四玉之重拜跪之間一俛首而前墜矣是當從歐陽說爲長獨斷釋名皆從歐陽白虎通無明文恐亦不當如夏侯說

牖甯由賓階隮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牖甯此大斂之後也錫瑞謹案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往死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然則天子必以來日數矣計成王以乙丑崩自丙寅至壬申爲大斂之期故書疏引鄭注以癸酉爲大斂之明日王麻冕以下皆承癸酉之文是稱王在大斂後也若卽位後當升阼階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涖阼此經下曰由賓階隮是猶未忍當王禮故知在大斂後也春秋繁露玉英篇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以稱王爲史臣詞與白虎通說稍異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白虎通爵篇曰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因以顧命康王執瑁古同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縱說訓同爲酒器亦是今爲大同天下馬用古文尚書說故不從今文家之訓此王所受同許鄭均解爲會名自是圭瓚之器用銅爲之者故三家今文字或作銅也攷工記言大璋中璋邊璋之制皆黃金勺青金外杜子春云勺謂酒尊勺也鄭康成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三璋之勺皆以黃金爲之則圭瓚亦以黃金爲勺可知也飲器以梓爲質飾以金玉此圭瓚爲傳重之器觀白虎通言既事藏之則非祭祀常用之瓚當必用銅爲之取其永遠世守之意觀商周彝器皆以銅爲之金飾其外大可概見矣易震卦不喪匕鬯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在易帝出乎震震長子也主器者莫若長子故以不喪匕鬯言之此銅瑁所以爲傳重之器也馬融訓此經同字以大同天下言之卽漢書所云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之義古文與今文家說亦相通惟虞翻云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爲天子副璽者義獨別異此小夏侯尚書之說也案禮記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璽書追而與之蔡邕曰璽

古者尊卑共之月令左傳所云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衞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蔡邕亦習小夏侯尚書者今文家以同字作銅遂以銅訓爲天子之副璽蓋據秦制天子玉璽其副璽當用金故爲此說然以璽爲傳重之器秦漢以前無此說未可據以解此經之銅珪不如許鄭之訓於義爲長錫瑞謹案陳說未塙尚書大傳曰湯伐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此今文家說以爲三代以前已以璽爲傳重之器之明證也大傳又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白虎通瑞贄篇曰珪虎通以珪爲言冒也上有所冒義取覆天下故爲大同也白虎通作銅同天下者亦即以珪言之蓋馬注大同天下之說正合疑馬注云大同爲大同天下即白虎通之以珪爲大同天下馬以同珪爲一物即虞氏之所本特虞以爲經文當作上宗奉同珪言同珪者珪以同天下也與馬小異而以爲一物則同故虞以爲馬猶愈鄭虞以鄭訓酒杯爲誤則酒杯之訓當創於鄭鄭以前無訓酒杯者可知若如陳說訓銅爲酒器亦本今文尚書虞氏非不見今文者何獨以今文尚書名也與鄭義合然說文多據古文而非今文虞氏未嘗引說文當時或未見其書也漢時今文尚書與古文多違異白虎通於太保受同以下無明文不知其說云何或其本文與古文異未可偏執古文以詆今文馬鄭治尚書初無一定之說或馬從古鄭從今又或自立新說其說多可考見陳氏治今文必欲引鄭爲助遂概謂馬從古文鄭從今文大都傳會無據此經分別今古文尤不塙故具辨之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今文憑作馮○孫星衍說后者說文云繼體君也謂康王也此太史傳述成王之命命康王馮玉几以聽道揚緒餘之命即白虎通爵篇云即繼體之位也

道揚末命漢書敘傳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終之命也光能導達顯揚也蘇順和帝誄曰彌留不豫道揚末命

命汝嗣訓臨君周邦○今文君作君臨周邦君在臨上文義爲順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鄭君周禮序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是鄭本作君臨也通典天子敬父晉何琦議曰君臨率土其所據本亦作君臨

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今文答作對○白虎通引作對見上古文尚書答字今文皆作對上句答揚依今文當作對揚

曰耇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珦○今文○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耇耇小子屬當聖業同珦白虎通引作銅見上

王三宿三祭三咤○反字亦作宅今文咤作度○僞孔本作咤釋文曰咤陟嫁作詫丁故反莫爵也馬本作詫者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蓋壁中古文原本馬本作詫者字之誤也孔本作咤者又詫之字誤也其作宅者別本也既釋爲莫爵則有居義故其字無妨作宅錫瑞謹案古文尚書訓居者字皆作宅今文尚書訓居者字皆作度史記漢書及兩漢人引經之例皆然此文既有居義古文作宅則今文必作度可知古無四聲虛實之分量度之度與度量之度不妨同音釋文曰又音妬正今文作度之證今據釋文與段玉裁說定作度若說文作詫自是壁中古文詫咤皆詫之誤陳喬樅謂說文據今文尚書作詫非也

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今文同作銅答作對宅作度○僞孔本作宅釋文曰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段玉裁說按徐音則宅同度古宅度二字通用皆訓居也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切集韻十一暮曰度或作庀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錫瑞謹案據段說足爲上文三詫詫字與此宅字今文皆當作度之證上文釋文曰又音妬與此文徐殆故反相近則音妬疑亦徐音徐仙民多古音猶及見今文遺說也陳喬樅不改經文作度失之同作銅答作對當以例改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今文同作銅答作對○錫瑞謹案史記云成王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據此則今文說以此諸侯即成王所命之諸侯廟門即先王廟門解者以諸侯爲來奔喪見新君者又以廟爲殯宮皆非是金榜說不誤見前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四

受業晏鼎升
文永譽校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五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十六

善化皮錫瑞

康王之誥伏生今文尚書當從王若曰分篇與馬鄭本同與僞孔本異史記周本紀曰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僞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丙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釋文於王若曰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錫瑞謹案史公云作康誥與上文云作顧命分別其辭蓋以顧命康誥各爲一篇與馬鄭書序同未嘗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史公本受伏生尚書雖從安國問古文而史記所載多今文說其所載書序與馬鄭書序不同者乃今文家所傳之本而此引書序以作康誥別爲一篇則史公所受伏生尚書亦必不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矣蓋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亦當不數大誓其後歐陽夏侯三家併

入大誓遂與二十九篇之數不符乃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僞孔序詞不別白因以三家之本爲伏生之本耳據史記所引今文書則亦當從王若曰以下分篇與馬鄭同蓋馬季長以大誓爲僞故用伏生史公舊說不用歐陽夏侯之本仍以康王之誥別於顧命而不數大誓也又案今文尚書二十九篇見於史記漢書藝文志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漢書藝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論衡正說篇引說尚書者曰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又曰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七二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也據此諸書是兩漢人言今文尚書者皆以爲二十九篇無二十八篇之說也然史公所謂二十九篇者在三分顧命康誥爲二篇數之班孟堅王仲任所謂二十九篇者當家增入大誓之後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數之其後僞孔書出別撰泰誓三篇不數漢之大誓又當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併之後於是尚書止有二十八篇而僞孔叢子及臣瓚漢書劉歆傳注遂有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之說矣僞孔古文雖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而以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屬之康王之誥欲示異於馬鄭而與史公之說亦不合則其非伏生尚書之舊斷斷然也魏晉間僞古文已出見其不數大誓又見三家今文已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乃以合爲一篇者爲伏生今文而斷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爲康王之誥者爲眞古文不知史公所傳於伏生者初非合爲一篇馬鄭古文與史公合者亦非斷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也若近儒皆知二十八篇之說爲不然矣然猶未知二十九篇當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乃以後出之大誓當之不知大誓之文體近緯書與二十九篇文體不類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王舟中柔隱曰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大誓文選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蘇文類聚引尚書中候說赤烏白魚事其文多同大誓然則大傳史記董仲舒策所引蓋出自逸周書及緯候之書後出之大誓亦取逸周書緯候爲之而三家併入之伏生書中若伏生大傳所載之文雖與大誓文同而其所傳二十九篇實不當有大誓也又或以爲二十九篇不數大誓當以百篇之序居其一而攷漢書儒林傳云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今文書序亦當在二十九篇之外是二說皆未爲塙也惟據史公所引今文書序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以合伏生二十九篇之數而不數大誓與書序則其辭直而二十九篇之數亦定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論衡氣壽篇曰武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又曰邵公百八十風俗通曰燕召公奭與周同姓壽百九十餘乃卒案召公之年二說略異史記燕世家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此時尚爲西伯而東伯則周公薨後以畢公代之也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今文作黼黻衣黃朱紼○白虎通紼冕篇曰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曰朱紼斯皇室家君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黃朱亦赤矣黻云拘黼黻於衣謂畫黼於衣也黻同市亦作韍蔽膝也假借作紼韍茀黻朱黻之異文也漢書韋孟諷諫詩黼衣朱黻此正用今文尚書布棄與詩斯干易困卦訓同李善注文選不誤師古注漢書云畫爲亞文故謂之黻誤矣毛傳於采芑曰朱芾黃朱芾也於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說與今文尚書合錫瑞謹案布黼聲近乘市形近因市轉韍即轉韍成黻祭衣稱韍故黼黻之衣用朱紼也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不同黃朱次於朱則稱赤故斯干采芑並云赤芾易乾鑿度曰困六五爻王爲紂三公故言困于赤紱也至于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紱方來不易之法也又曰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朱紱者賜大夫之紱也爻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朱紱其位在二故以大人言之據此則天子與其臣皆純朱諸侯與其臣皆黃朱爲異也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說文引周書曰稱奉玠圭陳喬樅以爲今文無據白虎通姓名篇曰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凡尊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所以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首謂頭也

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說苑政理篇曰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美惡亂矣夫有功

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錫瑞謹案自此以上今文皆當爲顧命文續漢書禮儀志曰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據此則今文說以越七日癸酉以下皆此一日之事即國不可一日無君之義不得如顧炎武說以狄設黼扆綴衣以下爲異時事也說文引周書曰用敷遺後人無休字未知今文同否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今文男作任○今文男作任詩譜正義引鄭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陳喬樅說鄭之此注皆依伏生大傳爲說亦用今文家言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今文二作貳○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今文尚書二當作貳東鼎銘亦曰保乂帝家夏勤策文曰保乂皇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今文罔作無○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居死不忘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効也荀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或傳或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耇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段玉裁說白虎通爵篇尚書曰王釋冕喪服無反字蓋今文尚書也錫瑞謹案白虎通下句明云釋冕藏銅反喪服是今文亦有反字經不言藏銅而白虎通云藏銅者蓋今文說銅爲副璽既未稱王統事則受璽當仍藏之公羊桓元年傳解詁曰先謁宗廟以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亦與此經義合通典載王肅王俟在喪襲爵議曰按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

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反喪服故臣以爲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王肅通今文尚書此引尚書策命不作冊與今文合疑亦今文說也書正義引鄭注曰羣公謂諸侯及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縗其說亦與白虎通合

受業熊羅宿
晏鼎升校